

一群人 一个梦 一份情

——走进吕梁学院“圆梦文学奖”

□ 本报记者 冯海砚

编者按

十七年,一群人做着一件事,只为圆同一个梦。这其中最让我们动容的,不仅是这群人的初心不变,更有他们在圆梦路上的执着与坚守。

2008年9月,吕梁师专(吕梁学院前身)85届中文班在学校设立“圆梦文学

奖”。他们的初衷是通过设立这么一个奖项,激励和支持母校学子文学创作热情,圆自己的文学梦,圆中文学子文之梦,圆吕梁学院文学创作与发展梦,促进校园文学创作之繁荣。

本期“对话”栏目走进吕梁学院“圆

梦文学奖”,围绕“一群人、一个梦、一份情”主题,与当代作家学者王跃文、李浩、茅盾文学奖评委、鲁迅文学奖评委、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,以及第十七届圆梦文学奖评委代表,获奖代表进行零距离对话,以期深度交流,传承梦想。

壹 现实

记者:文学,是一种语言艺术,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,通过表现内心情感,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。“圆梦文学奖”不仅在圆吕梁学院文学爱好者的梦,而且在圆每一个坚守文学创作的人的梦。就如同“圆梦文学奖”走过的路一样,一代“学子”有一代“学子”的梦想与追求,一代“学子”有一代“学子”的担当与使命。

第十七届“圆梦文学奖”评委、离石区文联主席,《石洲文艺》主编李心丽:第十七届圆梦文学奖,我参与的是散文类的评比。散文类奖项作品分布广泛,作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中文系、经济管理系、历史文化系、资源与机械工程系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同学之手。今年散文类获奖作品呈现这样一个特点:作品短小精致,主题集中,叙述沉稳,题材广泛,有一种以小见大的思想在里面。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胡雨欣所写的作品《四季》获得此次散文类作品一等奖,这个作品的叙述有一种节制的简洁,有一种明丽的美感。来自中文系的高欣苑创作的《人间清月》和赵雅雪创作的《迢迢》获得散文类二等奖,这些作品虽然还略显稚嫩,但有一种博大深远的意境在里面。来自中文系的史小康创作的《随笔(三记)》与来自经济管理系的王宇创作的《花与树与尘》以及来自历史文化系的沈晓燕创作的《千里之爱,火车相连》获得三等奖,这些作品以某种细微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人,这些写作者把目光投注给这个阔大的世界,他们关注乡情,关注爱,关注成长,亦关注失去。

获得提名奖的十个作品亦有相同的特点,在篇幅上都很收敛,取材上也较广泛,能感受到年轻作者特定时间内的所思所想,充满青春的朝气和对生活的思考。

就是因为“圆梦文学奖”这个平台的坚持,十七年的坚守,成就了这样的人,给了他们一个文学交流的平台,是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激发内心更多的力量,从而让文学道路越走越长。

第十七届“圆梦文学奖”评委、离石区文联副主席单菁瑞: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,它或许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,它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富有,不会让我们的生活丰盛和丰富,可是它就是心灵的那一束光芒。

我们需要那一束光芒,就像如果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与苦难的话,我们至少要做笑着面对它,至少让我们始终保持微笑、保持快乐、保持欣慰、保持对未来的幻想和期许。

我们一定要自己明白,我们创作是要写一个好玩的故事还是好看的故事,我觉得两者都需要。小说、诗歌和散文是相通的,你的情感它帮你升华充裕,升华成一种故事的时候,它都是相通的,它要好玩,它要有意思,它要引起别人的共鸣,激发别人的兴趣,可是同时它也要好看,它不仅仅需要实用,它还需要美观,你需要用你的语言文字来把平淡的生活编织出不一样的色彩和感觉。

吕梁学院中文系主任高丽华:“圆梦文学奖”的设立,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,为广大富有文学兴趣与潜质的学生提供了优良的平台,推出了一大批校园文学新人和作品,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人文教育、校园文化建设、学生文理渗透和个性发展,促进了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补共生,其影响与价值已远远超出文学奖项本身。

青春未央,圆梦今朝,激扬文字,传播文学薪火,圆梦文学一定会越走越远。展望未来,我们期待把圆梦文学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,继续沿着文化传承和创新之路前行,在文学领域散发出其独一无二的光芒,让文学的星火燎原的更深更广更远!

贰 传承

记者:梦想需要传承。一代一代的吕梁学院文学爱好者在“圆梦文学奖”的传承中不仅见证着时代发展,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的道路上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成长的力量。

第十七届“圆梦文学奖”诗歌一等奖获得者王星宇:在我高考确认填报吕梁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,我就知道了“圆梦文学奖”。不是因为我遇见“圆梦文学奖”了才去写作,恰恰相反,而是因为我爱写作、热爱创作,只能说我与“圆梦文学奖”有缘。

我越来越觉得,写作诗歌,就是用孩子般纯洁的眼睛感受世界。诗歌,是宇宙中最浪漫的东西,你全部的心思,其实都是你与世界,你与宇宙的独语。我不仅写诗,也写小说。大一曾获得小说提

名奖,大二也获得了小说二等奖。诗歌与小说大道相通。诗歌,是生命的凝聚,是理性与激情的定格。

第十七届“圆梦文学奖”散文一等奖获得者胡雨欣:身处这个被互联网挤占的快节奏时代,片面、浮躁、肤浅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代名词。因此,能够真正沉下心来读书,思考,深挖社会的底层逻辑和深层底蕴是非常难得的。“圆梦文学奖”举办十七年,始终如一,它能够历经万难地坚持下来,其背后所承载的是吕梁学院厚重的文学底蕴和悠长的历史背景。

在创作的过程中,我们可能随时把之前的所想所作打翻重塑,随时迎接一个新的开始,但正是这些坎坷与艰难,才铸就了这些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量的文学作品。而这些文学作品汇聚起来,就是一团火。文学不能让我们丰衣足食,不能带给我们实质性的东西,但却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光彩,让我们本身有力量,让我们在面对一切坎坷、泥泞时坚持走下去,甚至微笑着走下去。文学早已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想说,我要跟文学打一辈子交道。

“圆梦文学奖”奖项的设置让更多人百舸争流、奋勇争先,大家都努力把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。与此同时,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可以在这里相互借鉴,相互鼓励,相互理解,用一个比喻来说,就是“在世界的角落里,大家拥抱着互相取暖。”“圆梦文学奖”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,置身于这个大家庭中的我们,正用笔下流露的文字照亮彼此。

“圆梦文学奖”是一盏经久不灭的明灯,指引着万千学子步履不停,勇攀文学高峰。希望在“圆梦文学奖”的带领下,有更多伙伴们参与进来,追求文学,发现文学的美好,挖掘文学的力量,让文学贯彻我们的一生,让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发光散热。

第十七届“圆梦文学奖”小说一等奖获得者侯晓帆:“我很圆满”,这不仅是在前言里,我对写下《生生》这个作品的感受,也是我得知自己获得一等奖后,向所有关心我的学长学姐、朋友们所发的第一句话。

圆梦三年,我拥抱文学,文学也拥抱了我。那个早在高中时期便生芽的作家梦,在吕梁学院中文系得以继续扎根生长。从《大爱》《点香》到《生生》,从三等、二等到一等。三年里,我从执着于追求形式,到开始有意识地去平衡形神关系,直到今年,我才开始领悟到梁晓声先生曾在圆梦讲堂说过的一句话,“文学即人学”,如梦初醒般,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写作的落脚点——人本身。

我渐渐撕掉那些困住我的、外部的矫揉和伪装,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,面对自己的写作——于是,我写下了《生生》这个作品。今天,我想借此机会,和大家分享我在写作时的一些感受。

将人本身作为落脚点,我想可以追溯到《易经》中的“修辞立其诚”,即写文章应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思想感情。《生生》这部作品的两个主人公,分别是我和我的母亲。我们作为真实的人,带着各自真实的痛苦,我们如何与痛苦相撞、相斗、相解,便是我们何以为人这个命运之题的解答。

《生生》这部作品包括两篇,分别是《泊湾》和《生生》。

在《泊湾》中,我以自身经历为原型,围绕“原谅”这一主题,讲述了三代人之间的故事。写作《泊湾》,是我对人性的一次思考和反思,也是我对生活的勇敢面对。我想用我的经历,通过这篇故事告诉大家:“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,我们要给自己、给他人走回来的机会。”

我的另一篇小说《生生》,以我的母亲为主人公,围绕“土地”这个与中国人有着宿命之结的巨大力量,讲述人的奋斗、不屈和顽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“刘兰”,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也都会有一片土地。保守充满诱惑,固然安全,但它永远不会有向上生长的机会。当机遇真正到来的时候,愿大家都能如刘兰般勇敢迈步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追寻真正的、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我想引用一段话,送给所有文学路上同行的伙伴们:“如果有志者非要在小说创作的崎岖上攀登出个究竟来,那就不必太匆忙。匆忙体味不出小说真味,也会遗漏好风景。小说创作的一路上,错落有致着许多好风景,走走停停稍安勿躁,没准儿哪一天你会顿悟:哦,风景,风景原来这般亲切,我也能与之比肩,我也是风景之中的一道风景……”

叁 发展

记者:伴随“圆梦文学奖”而来的,在吕梁学院

还有“圆梦助学金”“圆梦讲堂”“圆梦书屋”。从2007年起,“圆梦助学金”历时8年,共筹资20余万元,先后资助100余人次;“圆梦讲堂”从2017年开办,先后邀请了著名学者王守常、黄朴民,著名作家阿来、刘醒龙、蒋韵、梁晓声、弋舟及其他社会人士作客“圆梦讲堂”,与学生面对面谈文学创作与写作技巧,近距离对话交流、解惑释疑;“圆梦书屋”已成为学子又一方温馨的精神家园。人们期待的是下一个十七年还有多远?“圆梦文学奖”的出路在哪里,怎样更好地发展?

当代著名作家、学者王跃文:我经常到一些学校去做文学活动,去之后会下意识关心一个问题,那就是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当中爱好文学、搞文学创作的还多不多?一些中文系的老师给我讲,现在孩子们搞文学创作,不像我们原来那个年代那么风行,那么热烈。现在孩子们说读书是为考研、考公,追求不一样。

但是只要听到有哪个学校文学创作风气还很盛,我就感到欣慰。这次来吕梁学院,看到有这么多的孩子热爱文学,看到学校有一个“圆梦文学奖”,学校曾经的85届中文系学长们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么一个好平台,这跟吕梁学院重视文学教育,重视培养孩子们的文学创作兴趣分不开。

文学青苗,以后必定能长成参天大树。一届一届地发展下去,不断地培养新人,以后谁也不知道在山西乃至中国文坛上出现几个名头响亮的作家。真到那个时候,吕梁学院在全国高校当中扬名,美誉度自然也高了,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当代著名作家、学者李浩:十七年的坚持不易。“圆梦文学奖”在某个时段一定会发芽,会长成大树。这不是判断,不是鼓励。我相信这帮孩

子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

想成为作家,没有任何问题,你为这个目标努力,哪怕是五年、十年,甚至二十年都可以,只要是你有这个信心一直走下去。

像我这样的人,就是文学改变命运。我上的是中专,学的是美术,然后现在在大学里面做文学老师、做教授,如果没有文学的话,不会有现在的生活,文学给我的非常多,但是我给文学的还很少。希望同学们努力地去爱文学,努力去在这里面反复掂量,把文学创作变成一个职业,这样,文学给予你的远比你想要得到的甚至都要多得多!

茅盾文学奖评委、鲁迅文学奖评委、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:其实他们是三群人。第一群人是吕梁师专中文系85级中文班的一群人,然后是现在的吕梁学院参加“圆梦文学奖”的这群孩子。“圆梦文学奖”要想搞好,要想开展,还需要第三群人。第三群人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每年我们请回来的这些作家专家,文学界的大家,他们虽然每年可能来一个或者两个,但是多年积累下来其实人数也不少,所以也构成了一个群,就是这样三群人在一块共同实现一个“圆梦文学奖”,实现我们各自的文学梦。三群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助力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实现青年学子,实现文学梦。

我知道,像“圆梦文学奖”这样一种纯粹的民间的这样一种行为,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的少见。做一件好事很容易,但是要把一件好事持续地做下去是很不容易的。“圆梦文学奖”一做就是17年,“圆梦讲堂”现在也差不多开了有10年的时间。希望吕梁学院能够把“圆梦文学奖”的传统坚持下去,继续把接力棒传下去,传承发展这个文学的火种,让它永远闪耀!

对话人物



十七年坚守 靠什么?

□ 冯海砚

十七年,足够长!
吕梁学院“圆梦文学奖”在这段足够长的时刻表上坚守,固执地坚守,不容易,也难得!

我们不得不感动这群人,感触这个梦,感慨这份情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的梦想没有我们这代人梦想的“高大上”“时尚化”“多样性”,多数人的梦想可能是能够写写算算,拿不起算盘,起码也识文识字,再大点就是算个秀才,能写点东西,甚至做一个作家。因为把那个时代的境况写出来,把自己心中所想写出来,写出名扬一方的文章,是那个时代人共同的喜好和梦想追求。

这样的梦想是基于时代背景和时代环境客观存在的,谁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李白那样写出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脍炙人口的唐诗,也能像苏轼那样写出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豪情万丈的宋词,还能像曹雪芹、吴承恩、罗贯中、施耐庵那样写出传诵千古的名著。但是梦想终归是梦想,他们在追梦的道路上,尽管坚守、艰辛,但也迷茫、浮躁,以至于梦终究还是梦。

自己的梦没圆,就帮着跟自己有同样梦想的人圆梦,这就是吕梁学院“圆梦文学奖”的初衷和其坚守十七年的客观动力。

这个动力就像这群人真正懂得诗歌为何物,懂得诗言志,小说和图像构图的本真相仿的道理一样,锱铢着力,又绵绵落地。

所以坚持下来了,而且还会坚持下一个十七年。

还好,这份情在传承,这个梦在延续。十七年,先后有八百多名学子踊跃参与投稿,六百多名学子的作品获奖,一群文学新秀在吕梁学院悄然成长。

十七年,不算短!
吕梁学院“圆梦文学奖”的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更为深情的延续、传承,因为她还会坚守,还会坚守更多的十七年!